

東吳才女施濟美

在古樸的蘇州大學博物館裏，陳列着費孝通、蔣緯國、楊絳等一連串熠熠生輝的校友名字。然而我卻沒有看到施濟美的名字。

作家施濟美也是東吳校友。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國文壇上曾出現過一個以出身東吳大學或為東吳附中教師為主體的「東吳女作家」群，主要成員包括施濟美、程育真、鄭家瑗、楊繡珍、湯雪華、俞昭明等，其中以施濟美的作品最多影響最大。一九四七年施濟美出版過兩本小說集《鳳儀園》和《鬼月》，受到廣大讀者喜愛。她的長篇小說《莫愁巷》在香港出版後，曾被改編成電影。

施濟美雖然創作數量不多，但注重刻畫女性情感把握的自主性，是她與同時代其他女作家最大的不同。在施濟美的小說中，我們通常都能看到一個家世修養俱佳的女性，在貌似柔弱的外表下面，卻有着世事洞明的雙眸和剛強堅定的心靈。她們在與男性交往的過程中，雖然也有純情洋溢的時刻，可最終理性都會戰勝情感。在浪漫的愛情和平穩的日常生活之間，她們常常會回歸普通的人生軌道——因為在她們的眼裏，那才是人生不變的底子。

就拿《悲劇和喜劇》這篇小說來說吧。小說中的藍婷十八歲時在姑父家，對姑父的學生范爾和一見鍾情，然而范爾和最終卻沒能和她走到一起，而是被姑父招贅為婿。九年後藍婷和范爾和重逢，喪妻的范爾和對藍婷展開了熱烈追求，對此藍婷也曾有過動搖，但最終「她想起許多名利場中的事，她想起許多繁華世界中的人，最後，她的眼裏的那點痴癡的情意沒有了，她使勁的撒開了他的手」——她終於決定徹底斬斷過去的情思，讓情感、心靈和身體都回到愛她的丈夫的懷抱。

「五四」時期的女作家普遍把女性對愛情的追求，作為她們詮釋婦女解放的最佳註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施濟美對這個問題已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她看來，相對於女性從男性那裏尋找「愛」以獲得解放，女性在愛情上具有自主性才是更高意義上的解放。

過眼錄

劉俊

逢周二見報



拍個黃瓜

在北方，如果夏天到朋友家中做客，但凡主人說「給你拍個黃瓜」，就意味着彼此關係是絕對的親近，沒有敷衍套路，權當半個家人來相處。區區一盤拍黃瓜，在盛夏時節如海納百川般容得下世事沉浮，擔得起人心如初；自它登場後，還有不言自明的小酒小菜，以及嘮不盡的熱乎乎的家常話。

拍黃瓜這道菜，簡單質樸到無法稱之為菜。把洗淨的黃瓜切成大段，沒有章法、一股腦堆在砧板上，然後手持菜刀，用刀背直拍下去。不消幾個回合黃瓜便會「原地開花」，露出水靈靈的「瓢」，這時候就可以撒鹽、蒜末，加少許糖醋，大喇喇地上桌了。在不懂的人看來，一份涼菜前後不用五分鐘，也太草率了點；但做這道菜的人卻心裏有數，從選黃瓜那一刻開始，要「頂花帶刺」的，有露水氣的，方才最脆口，就連最後一招「集合調料」，也要輕淋些芝麻油和花椒油，這樣看似最平常，吃起來可另帶玄機，一個不留神就能輕飄飄「深藏功與名」，讓人交口稱讚。

大概是有成倍的爽脆加持，拍黃瓜還有種魔力，能讓吃的人忘卻煩惱，愁雲慘霧統統吐出。記憶中無數個瞬間，都是姨姨叔伯一臉倦容敲開我家門，但總能從坐到桌邊、咔嚓咔嚓嚼起黃瓜的那刻開始明亮起來，從額頭到面頰。彷彿不用任何言語，只要舌尖觸到清涼的瓜瓢，讓鹹香和蒜香在口腔裏走個過場，那些煩悶就自動消散了。這個記憶陪伴着我直到如今，以至於再去其他地方，不管是到北京精緻的烤鴨店裏，看一排排切碼整齊的脆瓜條，還是在山明水秀的南方，夾起帶着芝麻醬的青瓜塊，都會有種悵惘在心裏升起。好吃不假，只是沒有了大口大口的脆生生，那些無處安放的苦悶啊，要向何而去？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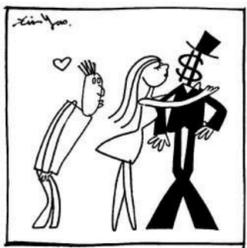
最近的阿勒泰，據說遊客的數量幾乎等同於草原上的牛羊。很多人不遠千里跋山涉水，衝的就是李娟筆下飽含的治愈感。以其同名散文集改編的劇集《我的阿勒泰》，熱播後火爆出圈，它以電影質感的畫面還原了如詩如畫的北疆風光，彷彿初夏微風吹過，讓詩與遠方在人們心中有了清晰的影像。

李娟的魅力，很大程度上緣於她信手捻來的文字，自帶一種高識別度的「野生感」。幹過流水線工人、超市推銷員等職業的她，並未受過系統的寫作訓練，但這反倒讓她的文章，多了一份無拘無束又渾然天成的美，

內地歌手華晨宇帶着他的「火星演唱會」，以及追隨他的歌迷，五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一連三天，在香港中環海濱活動空間，一起見證日落而歌，共同締造維港記憶。

華晨宇在演唱會前接受傳媒採訪，被問及最難忘的一首粵語歌，他脫口而出：《海闊天空》。假若歲月可回頭，同樣問題，十一年前的華晨宇也會給出相同的答案。對於華晨宇來說，香港搖滾樂隊Beyond代表作《海闊天空》，不僅是一首無可替代的「出道」金曲，更代表着一顆愛音

散文集《我的阿勒泰》於二〇一〇年首次出版，女作家李娟以個人經歷描繪她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地區生活的故事。全書分為兩輯，包括「記憶之中」和「角落之中」，以抒情的文筆記載大漠草原的點滴，以及李娟與母親和外婆開設的小雜貨店，與當地牧民如何一起「轉場」過活。散文內容以個人感受出發，不同篇章可讓讀者想像新疆平靜但滿載人情味的獨特生活氣息。近期內地推出同名電視劇，就是改編自李娟的散文作品。



世界上有兩件難事：去爬一面倒向你的牆和去吻一位倒向另一邊的姑娘。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何以愛李娟

而漂泊顛沛的成長經歷，又讓她的語言在輕巧趣致中滲透着樸素透徹的生命哲學。在她的阿勒泰世界裏，「風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涼的流星。」這樣的文字美學，明亮、清新而俏皮，讓生活化的敘事呈現出藝術化的浪漫。

很多人都將她視為靈氣十足的天賦型作者。她的文字像是天地間自然生長出來的，有種與生俱來、活潑生動的天真之氣，充滿了純粹的、原生態、未被污染的生命力。

更多的人喜歡她，則因為她所描摹的阿勒泰風情，讓久困城市樊籠的我們，看到了世界的另一種樣子。正

如李娟所言，「我們都嚮往廣闊的世界，我們都棲身小小的角落」。快節奏、高壓力之當下，想像遠方的「美」，逃避現實的「難」，是越來越流行的「都市病」。

但實際上，李娟並未刻意製造田園牧歌式的濾鏡，阿勒泰也絕非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它同樣承載着生活的多重面貌，當中不乏現實的艱辛與困惑，暗湧着人性的摩擦與掙扎。它讓我們明白，即便在最接近天堂的地方，人間的苦難與挑戰依舊無處不在。

所以，真正打動我們的，其實是李娟透過字裏行間傳遞出來的生活態

度和人生體悟。她用混雜着蒼涼和豁達的幽默感，把疼痛和傷痕若無其事地講成笑中帶淚的故事，又將世間美好聚合了放大了呈現給大家。她讓我們懂得了，接受自己的平庸，看淡生活的無常，興致盎然地同命運交手，灑脫自在地完成生命的自洽，「彩虹布拉克」就會出現在那驀然回首處。

十八彎 關爾

逢周二見報



華晨宇難忘《海闊天空》

樂、愛自由、不放棄心中理想的初心。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二〇一三年，華晨宇闖入《快樂男聲》全國總決賽，憑一首《海闊天空》，一鳴驚人，奪得「快男」冠軍，從此走上職業歌手之路「海闊天空」，獲得縱橫樂壇的「流量密碼」。雖然華晨宇不諳粵語，演唱《海闊天空》時粵語不純正，但是他用年少的勇氣和激情的演繹，感染台下的觀眾一起合唱，也打動了要求嚴格的評委們。當年

《快樂男聲》全國總決賽的評委，有來自香港的謝霆鋒，他與觀眾一起為華晨宇的舞台鼓掌。

二〇一六年一月，在遼寧衛視的小年夜舞台，華晨宇與鋼琴家郎朗一起合作演出《海闊天空》，郎朗的鋼琴伴奏，加上華晨宇的粵語演繹，強強聯手，讓這一版本的《海闊天空》別具韻味，似在回憶中勾起堅持理想之不易，情緒中有更多面對逆境的抗爭。

二〇二〇年，在浙江衛視綜藝節目《王牌對王牌》，華晨宇時隔七年

「回歸」樂隊主唱，於雲端再度攜手學生時代所組的樂隊，唱響《海闊天空》。據華晨宇憶述，《海闊天空》是他與樂隊小夥伴們排的第一首歌。彼時，距離「快男」舞台演唱《海闊天空》已過去多年，還是這支樂隊，還是這首歌曲，在時空流轉中不變的，是經典歌曲持久而動人的力量。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我的阿勒泰》

電視劇《我的阿勒泰》的女主角名為李文秀。故事開始之時，文秀在烏魯木齊一邊打工，一邊寫作，期望能夠成為一位作家。要實現夢想並不容易，文秀被老闆開除，於是返回小時候與母親和外婆一起生活的阿勒泰地區，於母親開設的「小賣部」做個幫工，為自己的生命作出沉澱。

只有八集的《我的阿勒泰》劇，開初幾集猶如散文小品，悠閒輕快地描繪牧民天然純樸的野外生活。個別場景取材自原著散文的章節，例如婦女們在澡堂一面洗澡，一面閒話家

常，另外還有鄉村舞會，牧民悉心裝扮，隆重其事，享受大自然賦予的資源。另一方面，改編的劇集內容，亦增添和潤飾了適量的戲劇衝突情節。文秀遇上哈薩克族青年巴太，二人雖然情投意合，但是文化和生活上的差異亦令他們情路崎嶇。劇集末段講述外來人士在草原挖掘木耳，與原著內容相若。劇集進一步講述由挖掘木耳而轉化為非法營運假冒的冬蟲夏草，破壞牧民的寶貴資源，痛斥現代人所造成的環境破壞。

《我的阿勒泰》劇於真實場景拍

攝，演員要在野外環境演戲，奔跑或騎乘的動作在所難免。早前在劇集《繁花》飾演玲子的馬伊琍，是次飾演文秀的母親張鳳俠，粗糙的外形和滿臉雀斑的面容，演繹豪邁而自信的中年婦女栩栩如生。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故鄉行

一拖再拖，今年三月終於圓了故鄉行的願望。幾十年未見，相擁淚水盈眶，相談話題不絕。眾多堂兄弟姐妹中，有的三代同堂，有的已然四代同堂，除個別小輩去了外地工作或去外國讀書，大部分人仍在常州生活。

當從市區來到幼時生活過的牛塘鎮，只見穿鎮而過的古運河未變樣，但石拱橋被拆了，代之而建的是不那麼美麗的另一座橋，讀過書的中心小學也不見了，青石板路更是一條沒找着，故居所在處則因

拆遷被夷為平地……在堂妹夫婦帶領下，參觀了老家附近的寶林寺，該寺始建於公元五二七年，是南朝梁武帝蕭衍的皇家寺院，同行的七十九歲大堂兄又提起牛塘蕭氏一脈是蕭衍後代，在曾祖父那輩從齊梁故里萬經鎮遷來，萬經祠堂有記載。

萬經鎮與牛塘鎮雖同屬常州市，但我沒去過，對於出身於萬經的蕭衍，我以前只是略知一二，上了族譜的父輩，他們生前都不大提及，可見那血脈經一千幾百年多如

牛毛般後人的繁衍，早已淡如白水隨時光流逝，剩餘的僅是一個姓氏而已。

不過，姓氏還是很重要的，而故鄉，是生而為人的出處，更是令人魂牽夢縈的地方。

紅塵記事 慕秋

逢周二見報



進廠

進廠，大多數時候指的是到勞動密集型加工工廠的流水線上打工。

對內地三四線城市的一些普通人或是農村居民來說，「進廠」是一個具象的詞彙。當生活的重擔壓在身上，家庭的負擔擺在眼前的時候，「進廠」成為了他們頗佳的選擇，幹個四五年，攢個十幾萬，回家就可以蓋房有了嶄新的生活。可對於我和一些港人來說，「進廠」又顯得頗為抽象，儘管每日都用着工廠產出的各類產品，上到手機電腦，下到一顆喉糖、一根牙線，都是經由廠裏的工人雙手產出的，可我們卻鮮少真正踏足工廠，看看工廠的工作環境與那些不斷產出的工人。上周末，正好有機會來到兩家「世界工廠」。

走進第一家工廠，花園式的環境讓人印象深刻，幾座巨大的建築佇立於花園中，旁邊還有網球場、籃球場，甚至是全尺寸的足球場，偶爾能看到搬運工人開着叉車將一車車生產好的商品運出。走進廠房，震耳欲聾的機器轟鳴聲響徹，散發着濃厚蘇聯式美學的巨型機器正在連綿不斷地生

產着，高速轉動的機械與不斷流轉的傳送帶將原材料組合成產品。工人帶着隔音耳塞調試着機器，唯一工人聚集的場地僅有最後將產品裝進紙箱。如今的工廠已然如此先進，不禁令人感嘆。

可在另一家工廠，情況截然不同。廠房坐落在一棟六層小樓中，進入工作場地需要嚴格的防塵以及防護，精密的生產器械彷彿剛剛從大學的實驗室搬出來。可與之反差甚大的卻是一大批工人們穿着防護服，坐在流水線上，每個人手上僅有簡單的一個工作，密集的勞動者將一塊塊電路板焊接到產品上，組成了最終的產品。

「我們這裏能實現兩班倒，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生產。」廠長不無驕傲地向我們介紹。

漂遊記 杜若

逢周二見報



夏日服飾重輕柔感

時裝設計師不能只靠靈感來創作，要從多方面總結不同的經驗，充實自己的認知能力，才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時裝設計師。

設計師所擔負的工作量，需要因應一年四季，體現春夏秋冬服裝的特性。一件日常穿着的衣服，需要能夠跟上流行角度，可以配合妝容或上班穿着，一般情況下都易於搭配，這優點無論放在任何服飾，都十分重要，也符合近年低調設計的品味。

探索今夏時裝系列，在預報中心已非常受注視的是黑白兩色。白色屬於淺色系，一向在春夏是必然的選擇，尤其處身在炎夏中，全白色的服裝設計，不論是套裝、上衣、外套、全身或半截裙，白色服裝一定是最受歡迎的顏色。但黑色也受重視，令人有點感到意外，再加上灰色，這經典的黑白灰三色，可以在各種場合看到，既有休閒服裝，也可出席各大小宴會，只要稍加適當

的配飾，就能展現出簡約和時尚的不同觀感。

要將服裝穿出一點特色，既要掌握今夏流行的趨勢，也要選擇適合自己的品味，除了經典的組合色調，藍色、帶橄欖綠的淺綠色和蜜桃色，都跟過往比較耀目的鮮艷色彩有點不同。像蜜桃色是屬於柔和的色調，帶點溫暖感，很適合女士的形象，可以選擇蜜桃色服裝配白色手袋和鞋子，就可散發獨特的魅力。

今夏流行輕盈感透視裝，質料重點是蕾絲和薄紗，展現浪漫和仙氣感，但有若隱若現的視覺效果，女士們需要作出選擇，衡量是否適合自己的穿衣風格。

衣尚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

